

懺情小說

生死情魔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初版

(小戲情生死情魔)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一角五分

編輯者喻血輪

印發刷行者兼

進步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文明書局
上海棋盤街

必翻作有此
究印權著書

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識情小說

生死情魔提要

喻血輪著

此爲兩男爭一女事因妬成殺生者忽死死者忽生離奇變幻不可方物女因逃避之故幾致墮落青樓幸能自拔歸身教會勘破情魔全貞以終一生自述均自女口敘述文筆錯落有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能令閱者應接不暇時下小說家當望而卻步

小懺
說情
生死情魔

血輪著

余癸丑春由潯來漢輪次遇一女郎年約二十許淄衣素服飄然若仙顧眉目間若含有萬端愁緒者余心焉異之叩其姓氏默然不言問其奚往則曰將往都中就學余思就學固常事然長途萬里胡爲踽踽獨行益疑因曰觀君狀似大有抑鬱於中者值此長宵岑寂盍一語余渠聞言仍長歎不語惟孜孜轉問余之籍貫姓氏余具告之渠始悄然曰然則君余鄰邑人也既承殷殷垂詢敢不一白下懷惟舊事重提不勝悵惘耳乃領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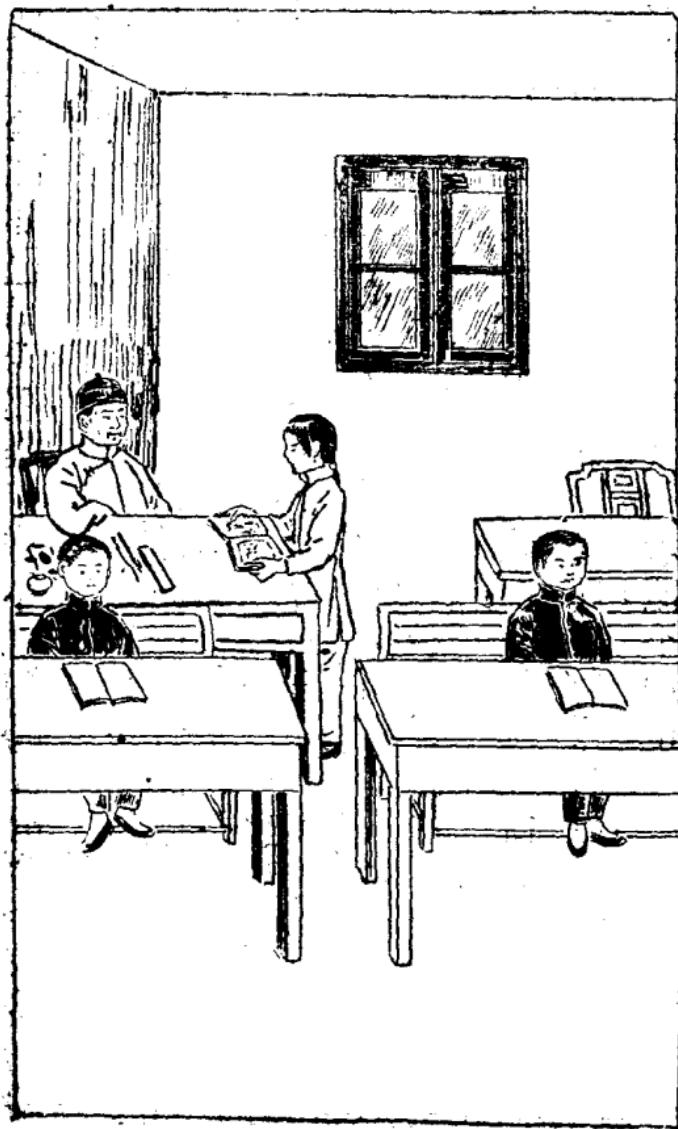
至船沿一一述之直至天明始竟余倉猝間紀之小冊中抵漢後藏於書笥忽忽至今已兩載有餘矣日來春雨連綿陰霾悶人偶翻舊笥得此冊因略加刪改記之於後雖然美人何處渺渺余懷余筆至此余猶不禁有無限傷感也

女郎曰余姓徐小字鴻英向籍安徽宿邑余祖父曾官東魯已早逝余父亦邑諸生因祖父略有遺產遂無意進取家園課子林下觀耕到也落得一身安靜余生一歲即能語余父愛之綦篤嘗抱余語余母曰吾兒不幸女也設其爲男前途當勝乃父多矣故余十歲時卽命余讀然又恐余一人孤寂不甘楮墨復召余姑母次余珍郎至珍郎年長余上歲亦甚聰明俊秀也余姑早孀余父憐次余

其遇視珍郎如已。出珍郎雖年稚。亦雅知禮節。故至余家後。勿論上下咸歡愛之。

所異者。吾與珍郎初無若何。之聯絡。一經伴讀。頓相親若手足。凡出入起居。無不與共。一日十二時。苟有一時。勿見者。必覓得之。而後快。當珍郎未至之先。余所相伴者。乃東鄰胡氏子成兒。年亦與余相若。顧性情浮佻。終日跳躁。如猿猴。苟有觸其怒者。必咆哮累日不休。以是余頗不善之。然以無侶。故常與之游。自珍郎至後。遂略略與疏。而彼最樂。余良不因此稍疏其跡。晚窗課罷。彼勿論如何。必加入余與珍郎之間。不知者。且謂余三人。乃最良之小伴侶。余聞之。輒怏怏不樂。蓋以彼與余似不類也。

生死情變



四

余家距城約三里。餘景地至佳。有兩小河環繞。余家之旁流聲汨汨。令人聞之生快。家後有花圃。廣約一畝。百花雜植。其中每至春二三月。薰風吹來。香氣撲鼻。圃中設假山一座。高逾兩丈。凡行圃外長堤者。咸能覩其高峯。圃西築精舍兩楹。卽余等讀書之所。珍郎初至一年。余父以余等年尙幼。苟能長日在家。不如鄉村俗子。珍時與人構是非者。於願斯足。至於讀書習字。猶附屬品也。因是余與珍郎落得簾前鬪草檻外。調鶠日日徘徊於此。世外桃源中無所事事。然年終計之。余四子書已盡。其半珍郎亦如之。且均能記憶。余父見之大喜。逢人輒曰。吾兒聰明。吾兒聰明。噫。余果聰明耶。記。余當時亦莫知其然。每聞余父言。且私爲慚愧。固不料今日之境。

況卽當日之聰明有以誤也。

次年元宵既過余與珍郎仍照例入校然有一事不甚適余意者。余父忽召成兒與余等同學余拒之不允察其故始知成兒祖父與余祖父曾同寅於東魯其父又與余父最睦故余父有此舉且成兒與余家比鄰而居往返亦甚便利余旣得此知拒之無益惟有任之凡言笑行動仍與珍郎偕或跳舞於晚風駘蕩之前或高歌於涼月初升之候幢幢小影固甚足自樂其樂焉。成兒之愛余本較珍郎爲甚且相隨之時較久一日視余與珍郎親彼自不無悵惱嘗私語余曰姊之與余乃自三四歲而至如今者也余之玩具姊欲而贈之余之菓餌姊欲而與之胡今日反棄。

余而親珍郎豈珍郎尤有甚於余者耶在余視之似又未必然則
姊之厭余究何故乎余知彼性急不可以理喻乃佯慰之曰余
視爾與珍郎固一而二而一初無若何之界別爾切勿因此介
介於胸謂余不信請徵之來日蓋余爾時料彼必不能長共硯
余家故以此誑之而彼聞之如膺寵詔喜不自持且期期語余曰
吾家行爲吾購西洋自動之車若購歸時吾當贈之姊勿惜又曰
吾叔昨由城購歸一物甚爲新奇言際納手於袋出一鐵製之小
槍示余曰卽此也不圖一言未已砰拍一聲震余耳鼓余大驚欲
驚吾姊吾當棄之吾當棄之言已立擲之河中矚彼之於余可謂
驚吾姊吾當棄之吾當棄之言已立擲之河中矚彼之於余可謂

至矣然余良不能因此稍動於中自思亦幾不解一日余父因故他出余入校忽不得珍郎與成兒大詫亟覓之將至假山右側乃見成兒按珍郎於地且撻且詈曰狗爾將服余否不然吾將死爾乃於拳下余乍見大怒力趨前叱成兒曰小鬼奈何擊吾珍哥速釋言頓扶珍郎起且鞠躬謂余曰姊勿見罪罪實在彼余曰異哉爾速釋否則吾往語吾父在勢成兒必將遷怒於余詎知不然聞余撲彼至於地胡罪猶在彼曰撲彼者固我也然非彼狂言觸吾吾安敢撲彼余曰彼言如何曰彼謂姊已竭全副愛心與彼行將絕吾不理並謂吾渦渦若野獸無怪姊之厭吾姊試思吾何能容此重辱微姊言吾真欲斃之吾斃鄰犬僅五分鐘何況彼言際猶揮此

其小拳向空而舞。余恐其復演前劇，怒目止之。彼見狀亦遽斂其容。夫珍郎者忠厚人也。以成兒儻之不啻離鶯與稚虎，實不能相敵。此時余與成兒言彼惟呐於旁，自揮其淚絕無一語以辨正之。余覩而大憐，起懷中巾撲其塵曰：「哥勿悲，吾已爲哥伸其憤。」彼苟再如是者，吾必語吾父搃其脰。珍郎始止泣。偕余歸校，自是珍郎出入，余必伴之。蓋余覺成兒非余莫制，余亦不知余何以具此權力。足以令其如是，顧余與珍郎愈親，成兒愈憤。若防之，偶疏輒尋隙相鬪。余無奈告之。余父余父乃重責之。然不轉瞬，仍頑梗如。

昔

一夕皓月當空，余偕珍郎踏月園中，將至太湖石畔，珍郎挽余坐。

石凳上潛然謂余曰吾近被成兒威逼至爲難堪瞑目凝思總覺亟欲見吾嬪嬪今乞姊爲我告之舅父使我回家延師自讀不知姊肯否效此微力余曰哥歸耶此何可吾父謂當教哥至於成人哥未之聞耶況吾兩人情性相投哥去寧不令吾興掃珍郎泣曰姊之於我我知之深矣然我弱不勝衣何以當其暴戾言已枕首余肩若小鳥之依人余大戚慰之曰哥勿爾吾必告吾父斥其出學珍郎終悒悒不快凡觀劇出游均不欲往余性本甚驕傲勿論何人必其俯以順余始可滿意若欲余曲以就人則未之曾見卽余父母亦然不知何故對於珍郎此等性情竟全體消滅珍郎欲如何余亦如何珍郎不喜出游余亦惟有隨其散步河干以求滿

其意甚至。珍郎喜服何服。余亦服何服。珍郎苟不欲者。余卽棄之。嗚呼。余兩人殆孽緣也耶。

在勢成兒。觀此見象。當然自退。孰知親余益密。一若余爲其應有。之物。然有一事。令余至今猶念念不忘者。一日余病中思藕。情人往市中購之。適徧覓不得。余不免焦燥。成兒聞之一。人逕趨城西。藕池中。胼手胝足。挖得之。以贈余。余得之大喜。然城西距余家。往返約十餘里。成兒年不過十一歲。竟不憚此奔走之勞。而求以填。余欲非誠心愛余。曷克至是。余雖厭其人。至此亦不能不感其意。是後余苟有所需。成兒必爲余手致之。雖勞勿辭。日久。余乃利用之。以爲驅脫之計。苟余與珍郎欲有所爲。或偕余母赴親友之宴。

余必先假故使其赴城由余家赴城在成人行之往還約須二旬
鐘若彼則非兩旬鐘不可且彼沿途嬉戲每每余等事畢而彼猶未歸
余與珍郎嘗竊笑其憨彼固夢夢然一不之知也
韶光荏苒忽又過去一年正月間余姑母忽至余恐其將攜珍郎以歸心大弗悅乃覓珍郎私語之曰今日姑母至必爲迎哥歸者哥無論如何勿棄吾而去蓋吾兩人相習已久苟哥去吾必索然寡歡且成兒憫吾至不耐也珍郎諾之幸姑母逗遛旬餘卽一人歸去絕未一提及攜珍郎同回之議余大慰自笑前日之鰥鰥過慮然余之所喜蓋珍郎之所悲時謂余曰吾母此次歸家心至慘痛姊亦知之否乎吾往日在家時風雨之夕恒藉吾以事排遣

自吾至此後乃少一層歡樂增一層煩惱前夕謂吾曰吾兒年纔十二設在他人方依依母懷勿離左右吾兒乃隻身寄此吾每思及輒心痛如割言際淚如雨下姊恩苦非愚鈍如村兒聞吾母此等語能不惻然興悲微姊故吾真欲隨吾母以去珍郎言至此眼波一紅亦嗚暗而泣余見狀心大不忍深悔不應因個人之感情離散人家之骨肉乃以巾拭其淚曰此吾之過哥甚勿耿耿苟有機緣吾當請之吾父使哥還家珍郎聞語略慰余於此始知珍郎不僅聰明且至孝也益敬愛之

不意又因此重招成兒之忌一日余等方進午膳忽失珍郎踪跡循覓不得方惶惑間珍郎自外哭歸額間血跡殷然余等大驚問

其故。因成兒誑我至河東。以石碰我。並謂我若再與鴻姊相隨。彼且投我於河。嗚呼。舅媽我欲歸。我不敢再覩其人言時。猶以手捫面。作畏懼狀。余母原甚愛珍郎。聞此頗怒。立攜往白之。成兒之母。並向日種種不規則之行爲。亦傾囊倒篋而告之。其母當召成兒歸重撻之。且殷殷向余母謝過。余等見狀甚快。然思成兒既受此創。其仇珍郎必益深。若再同校。危險必更甚於前。遂乘間以此意語之。余父余父亦甚以爲然。於是入校時。成兒乃不至。後偵之。知其已寄讀於姨家。月僅一歸。余大喜。過望。然是年。余父對於余等功課較勤。於昔每目除下午休憩片刻外。輒不敢離案。而余等亦絕不以爲苦。且學業進境。更增速度焉。